

從山中來的寶哥

撰文/孫滌非

插圖/狹子

策劃/老薑



觀塘綫的起始站是調景嶺，巧的是這條線路的顏色並不是觀塘海岸處的淺藍色，而是滿山遍野的翠綠，接下來的故事也就與海的浪漫無關，而是關於在波折山麓上鋪陳生命之綠的故事，因為這位主人公，他正是從這條綠色線路起點的山中而來。

寶哥今年七十有餘，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就感覺，這個人，一定有好硬的骨頭，不

論是坐或者是站，都努力把肩背挺直，沒洩過氣。有時起身不穩，身邊人想要伸手幫助，也謝絕幫扶，他說一是為了鍛鍊自己能做到的事情，二是不習慣欠人情。骨頭硬的人都有一顆保持得好好的童心：一頂黃色的棒球帽，一件粉格子的襯衫。打扮上要比尋常老人家活潑許多，不是一身藏青或深灰了事。寶哥說他小時在調景嶺長大，家中姊妹多，父親母親工作忙，不上課的時間就喜歡一個人跑到山裏去玩，錯過飯點了便會被擔心的母親責罵，有時候玩起來忘了時間就在山裏呆著，等第二天再回去。小孩子對自然界有天然的好奇，哪怕是看樹看草都覺得有意思。

但其實，忘記時間不算要緊的事情，要緊的是，自然界美麗卻也危險。一次開開心心玩回家睡到半夜才發現腳腫起很高，醫生說中了毒才知道自己原來在山裏被毒物咬了。但若說從此就對外界謹慎許多，那恐怕還是低估了這顆童心的活力。長大了還是愛到山裏跑，甚至是比小時候還遠了許多。

母親是湖南衡山人，他便找機會去舅舅家附近的山周圍逛逛，提及第一次回鄉的場景，仍然覺得好笑「那個帶路的人和我說，快到了快到了，我就一直相信他，走了好久我才發現，還在山的那一邊呢，那人卻還在和我說，快到了快到了」，問寶哥是否覺得被騙了生氣，他卻一點也不覺得，還是說「有意思有趣」，也許同鄉的夥伴讓他對這段記憶保持美好，也許從兒時就培養的好奇使他並不排斥探索的過程和要付出的精力，但更多的，還是「人生沒什麼坎是不能過去」的信心。

長大成人後，他在尖沙咀做了幾乎十年的裁縫。尖沙咀地貴店小，淡季客少，晚上就在店內的檯板下面睡覺，旺季客多就要連忙幾夜趕工，「來做西服的好多是來香港的遊客，呆不了幾天，都催得急，兩天就要出成衣，香港做西服便宜，趕工又快，客人自然多，忙的時候是真的要忙死」。早一輩的香港人似乎都愛拼能拼，裁縫店淡季的時候他就去給工廠打工，「要能吃苦嘛」，他這麼說。

可是人生的憂患出其不意，在人那麼努力生活的時候，選擇在平常的一天來臨。「那天我在廠裏，就像平常一樣，那個材料桶突然就自己爆炸了，醫生說我全身燒傷百分之七十，活不下來了，但是我活下來了」，後來中風，一邊偏癱，醫生建議他找專人照料，但他仍然堅持自力更生，「說我恢復不到以前，那看到鏡子我就練姿勢，能起來走就走」，現在他每天給自己準備三餐，把自己照看得很好。問到方法，他說「想辦法做到啊，一點一點來，然後總能做到的」。

人生好似一條河流，不論這件事情是解決了還是沒有解決，時間一定把一切往前推進，所謂「逝者如斯夫，不捨晝夜」，遇到的坎，一定會過去，但是怎麼樣過去，是由每個人自己決定。在交談中，他反覆提及自己對山林的喜愛，從童年的好奇到成年的跋涉，從家門口的調景嶺到湖南的衡山，從獨自一人到夥伴相隨，攀山這個行為不僅僅是喜愛和習慣，即便現在已經鮮少涉及，但是這份堅持和勇氣已經成為永遠伴隨他人生的行為模式，變成他克服人生之「憂」的自愛武器。「一點一點來，慢慢做，問題一定能解決」，他耐心地解釋自己在人生之役裏的制勝秘籍。

「不用怕啦」寶哥講：「人生沒什麼好怕的啦，你看我，我都活得好好了」。結束的時候，他有些促狹地調侃起自己的血緣，父親祖籍奉化，母親又來自湖南衡山，所以「他們總開玩笑說我父母結婚是兩個首腦打架」，是天生的幽默。人生的經驗無法復刻，但是人生的歷練可以相通，我們可能沒法做到像寶哥這樣笑對人生，但是這種歷練的本事要努力學習到，做到笑對自己，畢竟「人生如棋，落子無悔」，開心點總要好過憤懣多。